

中國方志叢書·第七十六號

福建連江縣志

據民國曹剛等修邱景雍纂影印  
十六年鉛印本



咸文出版社印行

SK119/05



\*10097231\*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臺一版

連江縣志全一冊

定價：新台幣二八〇元正

發行人：黃成助

臺北郵政信箱二二六〇五號

出版者：成文出版社



印刷者：正大印製廠

三重市長生街二號之一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臺業字第  
一一四七號

##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繩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兑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危艱，歟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為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為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為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為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競競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為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頽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為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環循律陷阱，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事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為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為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為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假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隱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 (6) 專從物產而言，延壽縣志記載扇子本爲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爲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 (7) 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 (8) 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 (9) 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 (10) 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敍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 (11) 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 (12) 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 (13) 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 (14) 少數民族如苗、猺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 (15) 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有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敍一敍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爲漢袁康的越絕書，晋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可避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澈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何光謨謹識於成文出版社

縣  
碑

山  
社

周朝宗原集

序

嘗讀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而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蓄之數要周知其利害可知三代以前大如九州小如都鄙內如中夏外如諸夷凡以志其山川人物圖而表之者無非責在官吏各有專司亦藉以觀風問俗俾周知其利弊而興革之法良意美莫逾於是洎乎後世周官義晦職守缺如各郡縣之沿革故實徒恃一二老宿私自採訪勒爲成書故當國家遞嬗之交凡典制之紛更文質之互異政令之改易風俗之轉移將以傳古信今垂永久而釐然可攷者繄惟圖志是賴焉使無圖志舉其地之歲時氣候山川形勢戶口田賦人文習俗土泉物產諸大端不備諳而詳悉之雖欲有所設施必依回而無據此善治者所以首重圖志歟雖然載筆紀事綴故增新輯其典要使無闕漏者固文士所能至如歲

余自前歲來權邑篆茲奉量移福清會新志成邱君等請一言序其端余本不文又值新舊交替簿書填委無暇弄翰爲遲迴者久之旋念宦遊所至雖不敢追蹤古人而兩年來心勞政拙俗尚猶安似未嘗重取戾於邑人士者正以與聞志事得備攷夫風土人情之隨且畧窺夫學行治術之斑豈非余之厚幸耶尤願後之官斯土者覽斯志也於歲時氣候知其正於山川形勢知其勝於戶口賦稅知其核於人文習俗知其醇於土泉物產知其利從此實心行政庶有所據而措之恰如矣然則是編也謂爲吏治之圭臬也可肯

中華民國十一年夏曆仲春之月縣知事奉新張景良撰

連江縣志

卷首

序

連江縣志

卷首

序

二

久失修及時提倡授之剖劂俾可徵信者實有司之責設或聽其遷流寢遠文獻就湮則凡宰是邦者恐亦不能辭其咎也邇者省大吏有鑑於此此令下所屬纂輯縣志並爲之定凡例籌經費劃程序定期告歲冀藉以采風問俗俾周知其利弊而興革之不猶是古人之用心乎連江東南瀕海西北負山絕長補短方百八十里有奇其山川之秀戶口之繁文物之盛土產之富久推爲閩中望邑有舊志自嘉慶十年後閱百餘載迄未重修其間官師之政教先達之勳業以及賢士大夫之言行貞淑婦女之德操湮晦難詳曷勝浩歎况自國體改革以來典禮大變學制迭更國政民風日新月異及今之紀載不詳他日之外訛必甚邑士紳正議及此適奉省令促修遂公推邑紳邱穆翁君任纂修蕭鸞坡陳蓉嚴林硯先孫伊農爲協修根據舊本揣摩新章參閱見以補闕遺證異同以求切實是非予奪一秉至公倘所謂傳古信今可垂永久者非耶肇事於民國六年越十一年春始脫稿發凡起例遠搜近摭蓋其殫編輯之功者凡六寒暑矣

序

連江夙隸福州負崇嶽控巨浸爲會城門戶雖越在南部乎實衝繁阨塞形便區矣矧夫襟岫複沓津瀾衛縱敬論淑之萃秀之育魁儒碩人往往而有卽卉石璣羽之族蕃演物溢輝致走四方亦甚繁食貨平準之計天道三十年一變地利人事與時消息不有述作曷貽方來惡可以積世案年怠置蒐討纂輯之業劣復不講也聿自有清乾嘉兩志之後以遠叔葉董暇暇百年未之有繼矣民國初紀福州諸老嘵世事之日噴虛文獻之無徵慙慄焉言於長吏庀財置局聘延耆德方聞從事福建通志檢檄諸縣一致興修而福建通志局更名修志總局胥六十餘縣之書受成焉於是連江縣志亦肇議修輯計前知事曹君剛開其緒邑紳邱君蕭君陳君林君孫君戶其役起丁巳迄丁卯閱年十一然後脫棄中間義例之商確經費之鳩舉不無鄭重往復蓋歲事若斯其難也駕悉長斯邑撫字催科兩形其拙遑論纂述然竊有愚意焉以謂方隅之書要不第摭拾見聞夸盡在目中矣日隆蜀之眉人也而令於閩蜀風馬牛不相及前輩乃以爲同風每竊疑之三載茲邑目文物之盛科餧之勤習俗之儉眞與吾眉羅遺佚探索幽隱類爲志集若干卷明憲開帙五鄉之山川千年之風景從鐵帽唐教明刑清武不苛符不急紫皂不至於庭昔之焦熬者轉而昇平於是約學正黃岸及許師武輩舉斯志而欲修之邑彥陳澤元起而言曰邑志乏修久矣今喜作興以時諸君其有意乎咸曰諾遂置局鳳池網盡在目中矣日隆蜀之眉人也而令於閩蜀風馬牛不相及前輩乃以爲同風每竊疑之三載茲邑目文物之盛科餧之勤習俗之儉眞與吾眉羅遺佚探索幽隱類爲志集若干卷明憲開帙五鄉之山川千年之風景

從鐵帽唐教明刑清武不苛符不急紫皂不至於庭昔之焦熬者轉而昇平於是約學正黃岸及許師武輩舉斯志而欲修之邑彥陳澤元起而言曰邑志乏修久矣今喜作興以時諸君其有意乎咸曰諾遂置局鳳池網盡在目中矣日隆蜀之眉人也而令於閩蜀風馬牛不相及前輩乃以爲同風每竊疑之三載茲邑目文物之盛科餧之勤習俗之儉眞與吾眉羅遺佚探索幽隱類爲志集若干卷明憲開帙五鄉之山川千年之風景

原序

連江縣志

卷首

序

三

連江縣志

卷首

序

四

麥郡邑之繁雄已也又將上供史氏采擇下資士夫攷求故開卷有圖圖分陳而如眉之就列帙間有表奏方行而如譜之可稽擇之而明利害之

所究攬之而悟興替之從錄摭之而審靜擾理忽之方顧之而獲生聚休養之道庶幾一馮凡而覽百世不下堂而周千里故與盜寄覈與文寄質無與易也况時至今日世局亟變又非墨守故常徒矜義法所可集事者茲志幾經研度亦慎亦詳殆不耽於摭拾見聞夸麥繁雄而揆之鄙意尤慨乎其有合焉故於其殺青也不揣固陋而弁言於耑

中華民國十六年古歷八月縣知事閩侯高時駕撰

宋咸淳壬申中元日知縣宋日隆撰

原序

連江縣志宋嘉定陶宰武所叛也咸淳間宋宰日隆增而修之其山川人物風土井社河渠畝澗以至瞻學織悉備載錄之梓而藏之稽古閣歷年久而弊牛焉汝上李侯榮甫來尹茲邑百廢俱興公家之事知無不然教諭陳春伯指陳舊事請於省司取命校正士冠得與直學陳長泰訪求舊本會集耆儒互相訂正今取陶本成邑圖併原序刻於卷首以備參攷

宋延祐丙辰夏五月唐士冠撰

原序

嘗攷東漢南陽撰記風俗自是迺各爲書而天下郡邑於是乎有志志者史之餘也昔周之時間胥族帥黨正之屬皆得以所書登之於王咸隸於史史弗修則一代之禮樂文章無以表見邑無志則無以審舊制而識賢徵矩細殊而輕重相等連江建自晉太康間歷時已久邑志之修僅於宋得陶君武於元得李君榮豈乏文雅約節吏治哉田賦訟牒廟會之紛常足以耗其精而又調遷不時瓜期旋代欲有所興舉輒未遑以去至若邑有魁傑能文之士網羅散軼志在明述獨於臧否之間顧瞻柔梓未敢徑行其胸臆卒無有奮筆而潰於成者上下交相待而遙遙者竟無其期夫魯史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而已其載筆者又未始無人也乃以人則君尹殊傳以時則夏五不月以爵則子伯乖稱他若文字雕磨家魚訛謬尤非一而足今連雖編小自元之後復三百餘年其間沿革廢興盛衰得失與時遞易亦積久漸多而不獲成書可考閑嘗質以一二事則已各保魯史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而已其載筆者又未始無人也乃以人則君尹殊傳以時則夏五不月以爵則子伯乖稱他若文字雕磨家魚訛謬尤非一而足今連雖編小自元之後復三百餘年其間沿革廢興盛衰得失與時遞易亦積久漸多而不獲成書可考閑嘗質以一二事則已各保

連江縣志

卷首

序

六

所見人自爲辭不勝參互而後得之其在今者乃如此使過此更數十年必有甚焉者卽又何以存文献爲來者折衷哉承乏六載幸值我國家久道化成大憲釐綱剔目得以淺薄濫刷笙竽吏民亦安敢之拙而日以無事也吏牘之暇商榷斯舉邑博永定王君司訓同安陳君咸有同志聞邑之前哲私有紀載因廣爲搜索延歸化學博孫君等考求別擇散者貢之外者正之略者詳之其核定是非斟酌繁簡間參以未議都爲一編自星土風物國賦邦教下及民情皆燦然具列用補前此之缺略而連之文獻亦藉是以存夫非余之敢自以爲功也萬物之數鬱極而通今連自有其明備而湮寥沉晦至三百餘年之久適際乎昌明之會而一發之理有固然特因而不與違焉爾然由是而舊制聿彰賢微不泯豈惟後之溢跡窮年之勤與諸君相爲紹繹得比古之間胥族黨所書藉手以陳於史氏其亦幸告無罪也矣

清乾隆五年十月知縣戚妙言撰

原序

連江縣志

卷首

序

七

連江控三山東北於省會密邇其文物之茂稱望邑焉余以歲之甲寅董教事其地日進諸生而講肄之已而備知政俗與其鄉先正之盛德大業因竊嘆此邦之風淳美而人傑出也越二年將建治以來諸科目臚名氏而匾於堂余曰是必以志徵問之則志乘之闕久矣夫文者事之所以存也國之典章具乎史邑之故實備乎志非惟大端欲舉而小節亦不可遺非惟前憲是傳而時務亦無容略庶乎後之人得所考而知舊與司訓陳淑齋先生念所以修舉之而力未逮邑侯德清臧公經世宏才蒞連以來政勤事治既濬河復隄湖五年而諸務就理遂以修志爲任屬余選諸生中之可分司其事者受裁於邑紳孫先生而於已總其成余欣然以爲愜所志爰與陳先生勉贊襄其間起己未之夏迄庚申秋書成而授之梓蓋精審詳明連之政俗及其鄉之德業可見者莫不昭乎載筆於以樂公之賢事皆舉此邦數百年所未舉而重以爲連人幸也抑不止此昔南豐曾氏宜黃學記謂學之中當使大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興光復始終之要無所不知今連志所備具近在一邑而大下卽此推之也學者三復於此則所謂不越堂戶而得乎四海九州之遠古今時事之移出可見於施爲者未必不於此而得况其先止之盤礎大業又皆有以予之資哉然則余旣爲連幸百廢之皆興而因公之力將所藉以成此教事者其尤不爲淺鮮也已

清乾隆五年十月教諭王子鑑撰

連江縣志

卷首

原序

八

原序

古者列國各以政俗爲風太史以時採其謠頌而獻之天子夫子叙詩首列國風是已後世里歌不升於廟堂而都會郡邑於是志亦古者陳風之遺雖制統於一尊而質文遞易五方之風氣可攷而知也連江居會城東北俗樸茂而戶詩書稱文物之藪余忝爲邑司訓喜與其地諸生上下其議論間嘗登雲居玉樓諸勝觀日所出洪波無際島嶼如髮又嘗登近郭名山見雲氣出沒中萬家烟靄若無而有江流白練繚繞天外覽其山川之奇其嶽降鍾靈將爲玉樹琪枝丹葩瑞草非人間所恒有退求其邑志而舊板無存卽前此有留心記載者各藏於家又不獲目覩俯仰太息者久之邑侯戚公以蒼水名進士出宰茲邑撫循士民日以和輯然後潛河渠修湖隄以次舉行不倦於勤又念一縣之文獻繫乎志毅然以纂修權亦以謬徵予得贊末議族收駢錄補其偏正其訛邑紳孫先生爲之釐定詮次諸生中有分閱者校對者以佽佐之竭經歲精神始得書成付梓余愧謝劣無能爲役然樂公之志有成且有以見山川靈異所都其中所包含孕畜者厚也夫連之縣志自元至今殘缺三百有餘年矣其間事蹟湮沒不傳者何限一旦微顯聞幽昭若燭鏡猶之籠珊瑚於鐵網躍寶劍於豐城似有數存焉而不可以遺闕者聖朝大化翔治漸於海嶺連邑久已喟喟向風復得是志後之覽者景行前徵博洽物情來秀超乘而前符采彪郁蔚然皆華國之選矣豈不盛哉公吏治業有成績不時內擢銓衡若履承明著作之庭出是志以相質中有可能採擇者史臣珥筆而書之亦足以潤色太平則是志也寧第爲一邑風俗之書也歟

清乾隆五年十月訓導陳鵬南撰

原序

邑志纂於乾隆五年前令戚公其於山川風土人物固不釐然備具洋洋乎巨觀也迄今六十餘年矣夫事有限於時而不得爲者前之人不能預爲備也事有處得爲之時又值當爲之日者後之人不能諉其責也古之續志者前漢八表後漢十志拾遺補闕代杯乏人而唐杜佑因劉秩政典增廣而作通典厥後又有馬端臨宋太素魏鶴山輩踵而續之至今並傳不朽然則作之者難續之者亦不易也且作之者並非故留缺憾以待後人之補綴而續之者亦非盡屬沽名選事而強爲附益所本無也使旣及是時又藉其銷餉灰燼雖後有作者亦茫然無所適從卽或得之故老遺民一二端差堪記憶而數十年之間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又異辭好事者又從而附會之愈久而愈失其真矣今幸年豐歲稔人飲天和邑吏民亦安余之拙而寢以無事也爰不自揣竊附於戚前令之未爲踵事之增而士大夫之致仕家居者又斷斷輩出請設局於蘆江書院延宮詹章連江縣志卷首原序十一

倣軒先生入主斯席而以次贊勑之書成開帙千百年來之掌故與六十一  
餘載之見聞燦若繁星亦復絲聯繩貫則余區區之心一慰而可謝其責矣遂綴數言而付之剞劂告

清嘉慶十年三月知縣雲夢李奉撰







新修縣志職名

監修

纂修

協修

纂修

協修

纂修

對

校

附

附

歲

附

廩

附

前

廩

附

測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繪

連江縣志卷一

疆域沿革表

方志首重疆域疆域之沿革代有變更今以嘉慶志之建置門爲主兼采各書以求明備其有沿無革只詳四至八到則名地理志不名疆域沿革表茲欲比而合之先列沿革後附以四至八到云

唐虞

地屬揚州 福州府地屬禹貢揚州之城

采廣輿記 淵鑑類函 並文獻通考

夏

於越 少康癸巳五十有二歲封少子無餘於越以奉先王墓祀

並采竹書

於越南越也采會稽記閩南越也采說於越入吳采左傳杜預註於越人語辭也

南方越名也采漢書音義

於 越無餘之後有無王自無王至允常凡二十餘世

采吳越春秋

連江縣志

卷一

疆域沿革表

十九

周 七閩 閩居海中采山海經周禮夏官氏掌七閩則閩非一種舉其名耳

並采邦註

采山海經文獻通考

春秋

越 周敬王二十四年於越敗吳取吳地

並采勾踐五通鑑

盡取其地

並采通鑑

戰國

楚 周顯王三十五年楚威王滅越殺其王無疆

並采勾踐五世孫

越

並采絕書

春秋

並采文獻通考

越 越春周元王元年勾踐滅吳

並采通鑑

秦 戰國

並采通鑑

閩中郡 秦改諸侯置郡縣隨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

並采左思賦劉過註

建安郡故秦閩中郡卽今泉州

采邦註采時務通考

十餘年歸漢

采越書

漢

閩越 高帝五年封無韜七世孫無諸爲閩越王王閩故地後王郢擅攻

擊漢兵討之其弟餘善殺郢繇王居股又殺餘善

兼采

史記

惠帝二年封閩越

王搖爲東海王

采漢書

淮南國

采文獻

會稽郡

采清文獻

會稽南部都尉

采文獻

元鼎五年置閩越亂元封初平之

采時務通考

建元三年徙

閩之民於江淮屬揚州元封間再徙

采文獻

治縣 元封間虛其地民之竄山谷者後稍出自立爲治縣

福建全省之廣漢一治縣已十得其九

采清文獻通考

東漢

東侯官

采通考

連江縣志

卷一

疆域沿革表

連江縣志

卷一

疆域沿革表

二十

晉安郡

太康三年改建安郡領縣八原豐新羅宛平同安侯

晉安郡 吳爲建安郡領縣四侯官廸女漢興南平

晉

晉平郡

泰始四年改晉安郡爲晉平郡尋復故

采通考

齊

晉安郡

建元元年晉安置郡如舊領縣五侯官原豐晉安羅江溫麻

采南采

梁

東侯官郡治

普通六年以東侯官郡治隸東揚州

采通考

陳

東侯官郡治

普通六年以東侯官郡治隸東揚州

采通考

閩州

永定元年陳寶應亂閩中豪帥多立砦自保尋置閩州以寶應爲